

蒋殊讲述



从西侯渡到古魏国

蒋殊

当人疙瘩岭村成为西侯渡，就潜伏了火的闪耀。站在展馆内一块烧骨前，长久伫立，似有幽香扑鼻而来。

当初是谁的手，铸出火热的永恒？

180万年前，人类第一把圣火，从这里熊熊燃起。会是像太阳一样惊人闪亮吗？当初那火一样的惊讶的惊喜的惊诧的目光，已随第一把火长眠，只将这伟大的发现永留这片土地。

就是那第一把火的缘故吧，滋养出明朗热情的芮城。

顺着第一把火的足迹，一路往下。

一处残墟。

如果不是有二三十级台级，如果不是一个写有“6053”的石碑，如果不是当地人带路指点，没人知道这普通的山野地存着180万年前的记忆。

依然是这样的天地，风轻，云淡，人稀。却肃然起敬。脚下，立时沉重起来。三位孩童在此，泥土间寻寻觅觅。

一个土堆，为何来此？一个女孩指男孩：跟他来的，说这里有好玩的石头。

来这里的人，都在低头，寻觅一块180万年前的石头。也不时会听到欢呼：这一块，有原始人的手迹哦！

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有无穷无尽的石头。只能说这片土地宽

阔豪迈，让每一个来此的人都以这样的方式欣喜地把芮城带走。

花椒。其实寻这遗址途中，我就被一树一树的花椒吸引。正当季，红艳艳绽放在路边。我最早对花椒的记忆是姥姥家。她的院子里一棵花椒树不大不小。从未记得花开，只记得年年秋来一树红，却偶尔站在下面看一眼便离开，嫌它异味，又不是桃果，转身游窜在远些的枣树上，桃树下。

花椒树下，只有母亲和舅母的身影，她们一人一把剪刀，一串串耐心剪那一颗颗红。

之后，母亲步行16里路，把那一篓红拎回家。那味道若隐若现在山野的空气中。我的嗅觉，却被兜里的枣儿桃儿填充。

第一次喜欢上花椒，是在平顺。一户农家院内，称得二斤新剪的“大红袍”。满以为，回程车中的味道会很不好闻。没想到，一关车门便被那奇异的香吸引。那一天我才知道，花椒的味道竟如此迷人。以至于归家后一段时间，上街便忍不住想寻那种红。

然而城市没有椒香，更缺乏那样鲜嫩嫩的红。

之后，炒菜中的椒味便极不过瘾，最喜在一家家火锅店中，一颗颗咀嚼那麻酥酥的诱人。

《诗经·唐风》有“椒聊之实，藩衍盈升”，说花椒是子孙繁衍的象征。班固《西都赋》中，“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说的是皇帝的

妻妾用花椒泥涂墙壁，谓之椒房。

那些年的宫中，多少女人“龙帔赐寝，椒房得宠”？而那些皇子们，也在椒香滋养中成长，像花椒树一样代代旺盛。

谁记得，当年大禹在此治水，身后有一位花椒姑娘？

那时候，一位老郎中带着孙女花椒，跟着大禹的队伍，为治水民工和当地百姓治病。传说她用一种开白花、结小红籽、味麻性烈的植物治好人们的眼病。此后，这无名小红籽不仅成为良药，还成为饭菜里的绝好调料。那一树一树神秘的小红籽，也从荒野入了农家院落，并赐名“花椒”。

西侯渡遗址边那一树一树的花椒，竟随大禹而来。而那个集精美绝伦的黄河文化、古典古迹的大禹文化、底蕴深厚的佛教文化、现代技术的水利文化于一身的大禹渡，一定漫满花椒香。

秋天了，头顶的太阳依旧那么好，照进永乐宫。

60年前，依然是为治理黄河水患而要修筑三门峡水库。黄河沿岸一场大移民拉开帷幕，包括处于蓄水区内、有着700年历史的永乐宫。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挑起这座宫殿的搬迁大任，之后打破各种纪录，用八年时间创下我国文物迁移史上的壮举。

从西侯渡开始，到古魏国遗址结束。我惊喜不已，为这第一次走向芮城的神奇轨迹。

漫长的等待，寒凉的夜空，棉衣里颤抖的身体与裸露在外的脸蛋、双手，似乎都是铁花之夜不可分割的部分。山影重重的记忆里，在明亮的铁花伴随嘶喊的人声忽然升空，将小半个村庄与大片山野笼罩在红色的巨伞下之前，我们这些孩子总是要等待太久太久。站在地上反复跺脚，搓手，或者踩着木质的梯子爬上房顶晒粮食的角落猫腰盘腿坐下，寒冷都一样包围着我们。但一般不会有很大山风，晋东南村庄里打铁花的夜晚，肆虐的西风总会悄悄躲避起来。冷，是垂直向下的冷。

我的父亲在人圈中央的熊熊火炉旁走来走去。从我站立的坡地上，透过夜色看去，他是一个半身发红的清晰剪影，头上顶着草帽，肩上系着宽厚的帆布垫肩，腰里束一个打铁时才穿的满是洞眼儿的皮围裙，细绳子结在脖子后，脚上套一副皮护具，走起来扑啦扑啦地响。他举着一根钩子戳戳火，钩一钩火红的炭，又操起长柄勺，从炉子里坐着的坩埚中舀起金属液，哈腰眯眼看一看，不时把金属液里的杂质舀出来，从炉子边磕到地上。

等等啊，在我们的耐心快要撑到极限时，父亲才一扭腰，猛然把手中的长柄铁勺朝上一扬，一团明亮的铁液被他抛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他身边的忠叔，双手握持一



柳木板子打铁花
成向阳 文摄

块特制的柳木板子，那弹性极好的柳木板蘸了水，“啪”的一声脆响，击球一样把那一小团下坠中的铁液准确地击上了高空。那带响的猛烈一击，像在四面的暗夜里按下了一个隐秘的开关。黑的幕布被拉开，金色红色交织的亮光铺天盖地一瞬间涌了进来，先是斜着像一束流星倏然升空，然后突然四面开裂，破碎，又组合成耀眼的光幕，像一把忽然撑开的明亮巨伞，垂着万千丝绦落向人间。

那一瞬间，时间被忽然拉长，延续，停顿。孩子朝着天空大睁开的眼睛，因这超越想象极限的明亮与绚烂而涌上泪花，又因迅速复落的黑暗而让那夺眶而出的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然而，那淌着热泪的眼睛很快被又一声柳木板击打金属液的巨响带向了高高的夜空。

明亮与黑暗一声又一声响着在夜空里拉锯，多么希望那灿烂的光幕能永远覆满天空啊。然而，忽然之间便结束了。父亲的铁勺不再扬向天空，那柳木板击打铁液的脆响也复归于沉寂，四面夜色包裹，只有那炉火寂寞着依旧熊熊。

绚烂因短暂而易逝，又因易逝而在孩子的心里趋于永恒。那些上天的铁花，从高空拖曳着闪亮的火穗子落下来，扑地而为灰烬。而在那铁的花朵落地之前，它们已在孩子们闪烁的瞳仁深处播下了种子。带着那铁花的种子在时间里走向四方的孩子们，心里始终有铁，眼前始终有光，因而不惮于在无人夜色里发一声喊。

而打铁花的父亲老了，老成一个换双膝关节之后扶着助行器蹒跚而行的老人。三十多年过去，村庄的铁花之夜已成遥远的想象，但当我在微信视频里说到打铁花的事，他的老年人浑茫的眼睛里，一瞬间，再次透出炉火与铁的光芒。



远方的诗意

李如玉

喜欢旅游的人一次次地要到外面看看，不论去哪里都兴高采烈，他们会说“我喜欢出发”。

我也喜欢出发，想去寻觅心中的远方。去年11月底，我向着云南出发。

来到昆明第一个景点就是滇池。夕阳下的滇池那么柔美，它不言不语，只是静静地撒了一湖碧蓝，引来上万只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在湖面上嬉戏，鸟儿不时地在空中盘旋起舞，叨啄一下人们喂食的面包。远方的西山在暮霭中还有着清晰的轮廓，青黛色的山峦映在刚要褪却的霞红上，像一个剪影。

到云南是一定要去看玉龙雪山的。雪山真美，干净，圣洁。连绵的群山上白雪银光闪闪，没雪的地方则露出一抹抹的青黛。就在那

一刻，我沉默了，这不是一个“美”字可以表达的。雪山的壮观、宁静与神圣，让我的心灵产生一种震撼，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

如果说雪山是沉稳、威严的，那么雪山脚下蓝月谷的湖水则能用温柔将你融化。那湖水从远处看，像一条飘舞的绸带。湖水时而是蓝色，湛蓝湛蓝的，进而蓝里有绿，又绿里带蓝，或蓝绿渐变。单就这简单的蓝与绿就能变幻出奇妙的色彩，湛蓝，浅蓝，湖蓝，靛蓝，孔雀蓝，深绿，浅绿，葱绿，宝石绿，它们一层层地叠加，一点点地渲染，那湖水就像是慢慢地熬煮出来的一样，浸透了色彩的味道。那湛蓝的天空、柔柔的白云和湖边树木的倒影都在水中荡漾，然后缓缓地流入你的心湖。

后来我听说，蓝月谷的湖水之所以那么美，是因为它是由雪山上千年冰川冰雪融化后汇合而成的，在下流的过程中水中的矿物质与

山中的硫酸铜汇合，产生了化学反应，又经过光线的折射形成的。

记得那天游洱海，有点小风。我们乘坐游船在湖上行驶，真还有种乘风破浪的感觉。苍山绕着洱海，不知是天空映蓝了湖水，还是湖水映蓝了天空。一片湛蓝，海天一色。那景色简单又干净。不知谁说了一句：“洱海不是海，是你蓝色的裙摆。”一语说出，所有的女士心里都荡出一片涟漪，美醉在这浪漫的蓝色里。

一路走马观花，捡拾些星星点点。回家后越发感慨那百思不得其解的美。

明末散文大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一文中，记某人游黄山时，见一怪石，辄瞋目叫曰，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好像只有这四个字才能表达他的感受。

我现在不也是这样么？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选自百度网)